



客越志序

渤海童珮撰

客越志二卷太原王子百穀撰百穀先世由暨  
陽遷晉陵再徙吳郡余客吳多留梁溪梁溪之  
水東經暨陽入於江北逾晉陵南達吳郡於道  
里爲適中異時百穀嘗見予詩于山間乃來相  
尋由是予入吳百穀歲時往來晉陵暨陽客船  
木榻文章酒卮甚相昵也去年夏大雨澑月百  
穀有事於故相國袁公家道出西湖渡錢塘遇  
會稽句章其間獸蹄鳥跡盤紝弟鬱蕩雲汎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之所觸耳之所遇咸發之以爲聲歌初相  
未薨前一歲百穀在大學生徒中一見以爲昭  
凡有所疑難輒召問之間嘗親爲解經於門人  
坐無王生則尋爲罷去宰相於諸生禮厚如此  
蓋古之所無於是京師人交相稱美以爲盛  
事後其薨而家復遠在吾越門生故舊稍稍散  
去獨百穀馳往哭於其家素車白馬蕭蕭千里  
延陵之劔隴西之編爲之從行當潢潦載道衣  
屢水漬人視之酸辛而不以爲勞於是人益難  
之當是時余方抱病逆旅乃日夜望其歸相與

慰勞其行無何百穀還授予此書門外雨沾沾  
猶不休凡上玉光靈氣忽然自生琅玕翡翠冰  
紩夜光照耀四壁翩翩然令人輒欲飛動夫古  
之賢豪振屐名山發於聲歌者有矣求其言之  
彬彬足以名於世者蓋無幾焉卽言之彬彬足  
以名世者有矣然或托跡於山川寄興於泉石  
容與於草木禽獸求其行之昭昭足以稱美於  
人者則又無幾焉今讀其所造則若此其彬彬  
矣而其行也又若彼之昭昭矣若百穀者豈不  
謂過於古之人也乎哉雖然予獨自恠當其往

時不能與之俱行而予鄉西湖之波適蔽于剽  
風淫雨其美有不能盡見者他日當爲撰策一  
要其再過卽五六月之間蓮花滿水笙歌萬家  
紫嶂千盤白雲一抹與之並論吳郡諸山之勝  
辟彼角櫓蒲於席上必當投一籌以謝余也

隆慶改元上巳日

客越志卷上

姬吳王穉登撰

歲丙寅五月余方有事於故相國袁公之喪以  
十二日壬寅治裝余未識南行道里旣從書肆  
買圖經載篋中又要友人管建初同去建初昔  
歲曾探禹穴爲余談兩浙山川曲折若在掌上  
故遂挾之行黃徵君一之阮都尉時濟皆爲詩  
贈別已而王青州伯仲從東海來聞余行作壯  
士言相賞易水悲風不覺蕭蕭座上生也坐久  
日斜不及發十三日早出金昌門十五里寶帶

橋作詩寄德安令殷君二十里吳江泊垂虹亭  
下與建初對月賦詩十四日雨舟人買蓑笠早  
發二十里八尺又二十里平望大雨夾水居人  
甚稠蝦菜魚鹽與土同價岸右長梁石甃精楚  
流水作青黛色此去鶯脰湖僅半里雨昏風逆  
竹纏不前意殊悵悵三十里王江涇千家巨市  
地產吳綾爲入越初程三十里嘉興春秋傳所  
稱檇李於越敗吳軍處河流湯湯設闌中流曰  
三清節四十八鋪之一剽俗煮海邇者夜嚴桴  
鼓四起夾河軍壘尚壯往年東方有事諸樓船

將軍建旗鼓地夜泊城北門雷雨大作十五日  
嘉興南行過三塔灣見田間空桑知蠶忌已過  
家兄在石門欲就問平安命舟師飛槳行十五  
里斗門十五里皂林徐海蹶時阮中丞在桐鄉  
娶城自守宗將軍以無援戰歿於此朝廷贈  
官官其子有司立廟戰塲曰忠憲宗名禮關中  
人官遊擊將軍驍騰善戰約束部伍有古名將  
之風戲下六郡良家佽飛射虎之士能談故侯  
將畧往往爲之雪涕以此人知其得士心今其  
祠在天涯土人多有薦蘋藻者五里石門地饒

桑田蠶絲成市四方大賈歲以五月來貿絲積  
金如丘山家兄有年亦在顧余舟中爲言路難  
憫勞良苦雨濛濛不休倉忙解維十八里泊崇  
德城外燈下焚枯魚佐酒夜雨益甚十六日稍  
霽四十五里塘括河廣百尺隔河人聲不相聞  
星橋橫空如白虹沉沉下飲波上過塘括水盆  
潤桑益多魚亦益賤青田白鷺小船如瓜葉葉  
煙波中有濠濮間想望見吳山翠微神思翻飛  
不可復禁四十五里至杭州北新關司徒主事  
奉 命榷稅其地官衙壯甚設鹿柴於河中兩

端鐵絇維之以識舟楫大倍於吳中許市十七  
日新晴見青天人意欣暢入關泊德勝壩僅輦  
入城僦得邸舍過午併當箱篋擔夫三人尚有  
餘力此雖土人猛慄亦可知客子橐中如水耳  
兜子輕如馬蹄余以畏日獨買一巾車然不若  
兜子快意從武林門入風景大畧似兩都人家  
門外悉是冬青樹憶讀杭州志云洪武都指揮  
徐司馬所栽今有如拱者當猶是其舊楂蒼翠  
鱗鱗屋瓦盡碧畧如山家青靄人從樹裏行不  
見赤日小樓黑戶副以短扉緝蕭作垣加墁其

上門門金像奉浮屠氏甚崇每慧燈不戢卽千家爲墟故臨安大火非一燎矣婦人低鬟胡粉傅面都作女郎妝又類青樓倚門伎小兒白雪椎結甚多美少年蓋山川淑清生人韶秀亦如吳中然也邸屋在八字橋人家甚湫欲遷入吳山上道士觀聞霜臺爲隣遂不果買輿訪陸丈陸丈吳人余姻也爲布政幕僚近擢海豐丞將去與余久別亟欲見時大方伯視事堂上不容闌入十八日路淖乾去訪陸丈相見烏鳥有安仁拙政之歎行李已出關外空堂如水吳山樹

色半入衙齋吏散鴉啼廳事間有雲氣真仙吏也問秦觀察顧杭州俱出候使者於江上未歸命官厨飯余辭以西子久待爲之嫣然而別遂要建初出遊同行者爲黃秀才 從錢唐門

出山色層層如芙蓉千片欲挿入人髻人家斷處見湖色一星兩星過溜水橋湖波注其下作瀑布聲憇昭慶律寺舊爲浙西叢林第一設戒壇其中每歲上巳推高臘者一人登座說法雲水携錫來受戒者無慮千萬居士長者道品度門爲之護法四方檀越布施金錢山積大爲常

住之利今寺爲兵燬開府胡公助貲重建使者逐游僧戒壇不復開髡徒不逞幾有戎心恐亦小功之察也過寺折而西湖光如鏡千峯萬岫寫影其中入大佛禪寺寺在寶石山麓一峯數仞僅刻半面飾以黃金射水如月傳爲始皇繫舟石傍有沁雪泉深廣可二尺大旱不枯黃塵赤日之困到此盡消遊侶一對而出山巔保叔塔不及登緣岡被磴水竹叢叢丘丹谷翠人家如棊布鷄鳴犬吠皆在雲中矣北行二里葛嶺下爲岳武穆王祠廟貌英英有中原金字遺恨

同遊肅拜相顧骨竦我輩白面生亦復英雄淚下朱殿半圮官爲脩葺材器苦窳粉飾目前而已從廊間小門入當路有分屍檜  
英皇朝郡丞馬偉鋸檜中開下離上合以當商君車裂至今不凋青塚一塚金甲葬其下無復有象祁連山色者範金作獄囚三反接五木鴈行跪其前牢爲秦檜一是其妻王氏一即万俟禹禹恨獄得爲大理卿王氏東窓下共謀者也其軀盡爲遊人擊碎守祠者加扁墓門乃已墓下邈近縣中吳山人知李舍人來杭州住孤山別業舍人

家餘姚相國南渠公長子爲人開美汎愛文采  
翩翩在都下與余交善聞其來喜甚從孤山造  
其門芳有貴游呵聲出松間清吹金奏湖波麻  
沸僅輦辟易莫敢問入謁四賢祠四賢爲唐李  
鄴侯泌白舍人居易宋蘇學士軾林和靖先生  
通三人皆刺杭州有惠政而林以山中逸民組  
豆其間信纓綏之不足貴也山之陰卽處士墓  
野梅數株偃其傍近土皆乾不知有酌椒漿否  
北爲放鶴亭俗子酣嘯其中緬想在陰之聲低  
回久之而出踏歌蘇堤上桃葉柳絲存者無幾

湖中舊植藕花雲錦爛爛香氣十里皆豪家所  
據近柱後惠文惡其妨漁一時拔去刻石城闤  
著爲令雖釣徒快心而湖色亡賴殊寂寂無可  
觀余意不若散水衡錢於種花之家而留花娛  
人庶幾兩利或者謂去花爲西子洗妝無足恠  
也遊船大小皆黑猶是南宋遺製惟一二有酒  
客餘皆野渡自橫觀察戒嚴人莫敢犯或官令  
張弛稍稍携壺間出而笙簧粉墨非復當時之  
舊矣過斷橋由故路入城歸問逆旅主人知秦  
觀察書來約余明日晚當過邸中是夕篝燈撰

祭袁相公文夜分始寐十九日早訪李舍人於  
城中寓宅座上遇淨慈寺僧談藕花居之勝又  
聞余太史主其家太史鄞人相國門生薦門同  
遊也余旣心豔藕花又欲見余君商畧相國文  
字別李君李君邀遊孤山辭以明日出湧金門  
西過青波門外沿湖人家鑿陂種藕青葉田田  
可人隔湖望昨日遊處已在寒雲中回首夢境  
先過淨慈寺不入逕入藕花居夾道皆士大夫  
家丘壠烏塚白楊秋氣瑟瑟居傍臨湖藕花四  
市木葉露下如金莖承漢明珠亂飛經云佛宇  
爲青蓮又云遠公蓮社以今觀之殆不虛也李  
君座上僧出迓問余君已出遊昭慶僧打鐘欲  
留齋飯余意在淨慈遂別去遊淨慈寺倚南屏  
山周顯德二年錢俶建南渡間燬而復興山門  
高棟可當他寺寶殿殿三倍於門槑恩百丈龍  
象如山皆非他刹可侔東廊構田字殿貯五百  
尊者像作四層相背坐尊尊異形位置曲折屈  
指多迷余默數亦誤其二家人輩廻環舛訛不  
覺失聲而笑寺後有蓮花洞居然亭極幽勝聞  
鳩啼屋上湖面昏昏欲雨不及一探還旅舍岸

憤覓高枕而顧杭州貞叔已在門清官瘦馬有  
古老參軍風氣爲言小官之難束帶負斧頭鬚  
爲白就邀余及建初過飲廝中小屋新麗丹粉  
光明炊黍擊鮮楚楚充案客子爲之加食皆捐  
五斗所爲也秦觀察來顧余不值而去是夕大  
風木落如絲李家使者來相屬問其主人已在  
湖上供張爲具從早起至今未得自便買輿固  
請乃乘李家輿先訪秦觀察約日暮留余集衙  
中辭以湖上之席余獨行出錢唐門過斷橋雨

大作衣幘沾濡半透肌肉從者張蓋莫能禦然  
湖色鴻濛千頃一白一處一奇發狂大咤不知  
滂沱之在體也湖船點點如黑鷺鷥隔煙歌竹  
枝聲裊裊意不知此曹誰何興復不淺故當是  
我輩人李君揖客便誇湖色奇否相與大噱酒  
數行揮去携壺登樓萬狀畢獻君問客此何似  
水墨畫圖余謂是雲母屏後粉面黛鬟但缺霓  
裳按拍李君首肯再四余沾醉頭瞢瞢不能作  
客命僕夫易巾車來李君有他約其主人已俟  
良久隸人魚貫門外欲俟客去乃去余自謂以

西子來意豈在君推使去去未幾鶯啼過湖音  
中曲調余悔不留君去少遲使聽霓裳拍也輿  
來遂行雨牧山出與來時所見又成異境詩成  
誦似建初建初亦成一詩佳甚若與余對壘然  
余堅壁待之午後雨益大秦君折簡來招辭不  
赴是夜大雨達旦不休廿二日復大雨出看門  
外滔滔如江河行人攝衣而涉杭人堂構簡畧  
瓴甃踈脫不甃瓦溝泄水地皆漫板如船旣無  
長廊曲阿聯絡參差皆短簷衰牖不蔽風雨每  
夏秋淫潦上漏下濕水鳴床間泥淖爛熳客子

到門索屐始入因憶吾家高齋蕭森若在天上  
又無佳客晤言日對生人作未同語殊無味越  
中故心僅一童子鳴流落梁谿不能歸來作東  
道主人問其姓名無一知者向人讀其詩亦茫  
茫不識其佳嗟嗟高士負俗家丘見嗤朱輪白  
馬之子黃口未落而名耀鄉閭才一覓之三尺  
能對若夫逸民有道獨行至德雖靈珠在握而  
牆東不聞昔之人如伯鸞執春孺子磨鏡勾踐  
酒人韓康藥裹申蟠傭人君平十肆管安皂帽  
仲宣登樓於陵灌園陸通狂歌買臣伐薪麟士

織簾書傳所載莫能盡紀凡此數子者不逢牙曠卽光消景滅與榴翳朽腐等焉得班班青簡芳香襲人士有不遇寧獨一子鳴哉雖然白龍魚服得水而飛羊質虎皮見豺則恐何時一見子鳴把臂憇勞足下良苦幸母以彼易此也雨中顧丈來訪衣袍盡濕淙淙在地隸人悉從泥中來不能吐氣問有蓋何乃爾爲言州郡凡謁大府上官雖甚風雨不許持蓋又不敢直立欄楯下淋漓庭中以爲常乃知柴桑輩不肯折腰真有以余命沽濁醪爲飲坐中談孫太守事甚

快孫前刺杭州風流縕藉無俗吏卑庸之氣種荷花滿湖堤上柳絲成畦荒祠廢殿丹青一新建太虛樓於吳山絕巘捐俸不給從木客質千金足成其事樓成望見百里時時與琴酒客來登畫游夕治公事無留後竟爲言者所中投劾去不知白傅蘇公之曠達何以見容於當時亦復有沾沾善宦者在耶是夕雨霽星皆出廿三日早起欲渡江顧丈騎馬來邀遊吳山顧先去約共集三茅觀留隸導余行與建初先過吳山第一泉泉凡五眼銀床石井操鑿汲者成市金

鱗於物殊不爲潛由大井巷北行人家夾磴道  
居行漸深山氣漸綠山以伍行人得名訛爲吳  
或云春秋爲吳南封盡處以別於越一丘一壑  
支支異稱其實皆吳山也先入中興觀次至德  
觀登星宿閣江色從樹中來寒動金像又次皮  
場廟火德廟皆不入入重陽菴觀青衣泉泉出  
山下深可一尋澗如深之半中爲方池亭據其  
上睨視池面與江光相映一線潺潺作風雨聲  
龕中青衣爲髻童妝相傳泉所由名也山至此  
一名寶蓮由菴至城隍廟路逕曲雜江光隱見

隨樹踈密山至此一名金地廟後爲太虛樓樓  
面湖廟臨江千波萬流左顧右盼讀楼下石碑  
知孫公名孟滁州人文出其手亦琅琅可句隸  
言孫在郡時栽花彌谷錦繡被磴今悉爲茂草  
樓空野鵠來巢日方午顧丈家人送酒至云主  
人奉使者檄出郭不能來余與建初飲三茅觀  
山至此一名七寶欲急過紫陽菴三杯而出紫  
陽隣霜府設禁甚嚴客一入門卽爲邏者所獲  
余以隸自衛得從間道入一壑瓊瓔雲氣爲碎  
攢星簇霞曲曲成境如王家池臺假山餌釣華

整松檜蒙籠不雨翠濕亭中塑丁真人貌骨丁號野鶴趙宋時於此羽化遼東令威可謂仙種不乏山至此一名瑞石總謂曰吳山云大抵杭州諸山無甚勝吳門南金東箭各自爲寶吳山散而緩越山聚而湊行春星梁何慚六橋具區萬頃西湖斯下保叔挿霞雷峯貴月非不表表而上方靈巖之浮圖亦復影挂青漢補陀巖石棧仲伯天台大佛所當北面孤山皓嶼水心松色如髮何得與太湖一峯比肩藕花居外寬中窄比之治平草堂當退三舍紫陽奇詭雲泉競

秀城中丹嶂雲泉所無霞表石梁紫陽亦欠斯亦尺短截長足補劍坑七寶龍墓九珠白雲長流天池不涸若夫第四第三具載水經尤非青衣沁雪所能甲乙其餘昭慶淨慈之流紛紛土木皆籬壁間物何足爲之比論或謂飛來天竺之邃接霞靈鷲之雄虎視海宇客皆未見余家虎丘鄧尉洞庭四飛之屬故亦未經雌黃他日與越人樗蒲猶可一擲百萬勿云吳兒孤注也與建初抵掌軒渠杭人聞者皆相顧自失廿四日顧丈來送別遣隸護行過鎮海樓下出永昌

門青泥一尺負而登舟錢塘江一名浙江秦始  
皇度浙江至會稽是也又名曲江又名羅刹  
飲水經以爲漸水當由浙字之誤西興隔水畧  
如楊子瓜渚所乏者金焦兩點東望海門義和  
正升人言八月潮生如雪山東傾雷霆鬪鳴爲  
天下潮聲第一是日風氣甚恬江流似鏡漏刻  
未移已達西興方其怒濤時雖艅艎如龍千夫  
棹歌莫可渡也西興買舟已在蕭山境上此地  
舟形如梭捲蓬艤居不可直項挿一竹於船頭  
有風則帆無風則縹或擊或刺不間晝夜余甚

以爲因二十里蕭山縣聽朝樓甚偉日暮過剡  
溪山川映發水木清華陂深堰曲清波蕩漾數  
十里皆作碧瑠瓈色新田綠漲若佛衣叅差十  
樹一村五樹一塢門扉隔竹人面半綠憶吾鄉  
義興罨畫溪長若衣帶遊者比之武陵桃源而  
此處居人意殊不覺所謂司空見慣耳吾宗子  
敬謂應接不暇良非過稱宜乎晉代名流考槃  
相望今其遺墟尚在精靈何之不知可能騎鶴  
翩翩雲中下來也四十五里山陰縣枕上過六  
十里紹興郡禹穴已成夢遊廿五日早過樊江

去紹興五十里爲會稽縣大禹巡狩諸侯防風氏玉帛後至戮於此今不識專車之骨安在時朝旭初升群峯盡出嵐容如沐紫翠濯濯與建初指揮四顧隣船皆驚又八十里渡曹娥江微波鱗鱗一葦可杭然土人有鐵面之謠當是其風浪時耳西岸叢祠額孝女其中乘潮亂流不及登問行人黃絹殘碑如奏綠琴於牛耳過曹娥爲東關驛買舟如西興三十里上虞縣因山爲城十里中壩十八里下壩灘聲下磧怒如驚濤船從枯堤而下木皮如削爲之毛髮森竦何

必瞿塘峽方知蜀道難也過壩卽姚江水才一  
線是日夏至大熱行李圖書蒸蒸若甑中仰視  
翠壁夾岸溪流如束對之心涼舊藏趙承旨重  
江疊嶂黃子久姚江曉色二圖每疑丹青過實  
今觀此景乃知良工苦心未至四十里夜半過  
餘姚舟中苦熱廿六日大熱八十里入慈谿縣  
過袁相公家堂几蕭蕭不勝國士之痛尚寶君  
多情愛客藹然綈袍之誼生事寥落門庭清寒  
田穀歲入僅數百斛不足供伏臘古書中所稱  
八百桑賢相忍不過是飯後尚寶邀遊書院由

縣門外過慈谿以漢董孝子黯得名縣在淳熙  
山上山郭生寒海錯登市出環山門百步入袁  
公書院堂構渾朴壯而不華門臨闕湖院據闕  
峯山麓孫吳太子太傅闕澤故里山水皆闕名  
命酒坐湖山亭亭在山半書院最高處城裏城  
外山如魚鱗姚江列岫盡在窓中飛雨從東南  
來峰巒出沒頃刻數十回不覺爲之酩酊院右  
爲宋儒楊慈湖先生祠左普濟寺卽闕公香火  
院山門甚古丹青半落出寺雨作還尚寶家見  
其二仲清揚白晳並有明風具湯沐留客宿樓

上雨竟夕不止廿七日大雨袁君張燕捧日堂  
雅歌投壺極歡而罷午後雨晴出遊永明寺大  
寶山山在西門外僅僅一卷歸與袁君夜坐談  
先相國生時母夢黑龍盤床間生而墨面少名  
應龍後易今名五歲占對作驚人語賢豪長者  
莫不折節父亦自多其兒時時命見客故相國  
雖晚成然海內早已知袁家郎矣相國畏父如  
嚴君事事無敢有所與獨飲酒不禁袁氏代擅  
麵蘖至今尚寶猶以大白自負尚寶父遇弟亦  
太嚴相國爲學士直呼其名兄稍怒卽長跪謝

怒不解不起尚寶幼孤弟在遺腹皆育於相國  
相國後無子子尚寶之弟尚寶以季父叙爲今  
官爲相國服三年寢苦一室不入閨房鄧攸兄  
子之戚可謂刺心鏤骨者也廿八日別袁君欲  
入郡訪張孺穀袁君治畫船載客送至清道觀  
爲別情極依依舟人報乘潮乃行十五里小新  
壩二里大新壩二十里夜泊寧波西門寧波古  
董子國爲越東南境勾踐滅吳欲置夫差甬東  
君三百家卽其地廿九日大雨孺穀遣舟來迎  
寓客寶雲寺借香積治供具燕客別久乍見喜

極不能爲寒暄語二季徵孺君孺皆來訪又要  
余君房同集君房名寅余友沈嘉則嘗稱其人  
不爲生客席上聽孺穀談鋒如雲若對幽并健  
兒金甲貂衣面有河朔之氣信快士也淫雨不  
解旅思頻生往往得孺穀高言消之六月朔日  
與孺穀伯仲去謁其翁大司馬公黑頭未落尚  
可爲蒼生復起余君房來邀孺穀陪行先謁賀  
監祠賀鄞人唐太子賓客請爲黃冠師祠瞰月  
湖翠水如染猶可當一曲也坐君房樓上包參  
軍庸之來與同飯聞其家江樓絕勝出東門渡

江過其家樓名碧岑僅可容數胡床下俯三江  
盪胸決皆有無窮之想恨不能歌野鷺來覩此  
寂寂令江山笑人檻外龍宅明月時弄珠出波  
面光恠射城中又每歲石首來時帆檣蔽日層  
旗疊鼓而過皆稱偉觀日暮尚書公招燕同集  
者包參軍李山人尚書器度凝立如青壁巉巖  
好文下士有大臣之風評詩騭賦一發破鵠  
談東湖之勝留余遊甚堅然余病懷惙惙心已  
在金昌亭子下矣初二日在床上尚書贈詩來  
枕邊讀之躍然起余亦作一篇贈公公和余詩

甚速而思更益藻爲之驚心毛正郎來顧問吾  
友張幼于杜子庸二太學近况未幾尚書公亦  
來顧午後與建初孺穀同赴包參軍燕君房已  
先在樓中憑闌看余輩渡江參軍出所藏古銅  
玉器示客雖無取充物而一一皆可欣賞孺穀  
指樓下桃花渡爲 永樂中太監三寶奴出西  
洋處海舟征倭時石入水不可出益數十人泅  
出之復有一石大如牛相挽而上上鑄三寶名  
憶吾家六世祖陰陽公以星占從大監行過其  
故蹟爲之停杯而歎初三日天溽暑浮屠石礎

皆濕孺穀與張山人平叔來邀遊東湖出靈橋  
門過浮橋小頓補陀寺寺外有石浮圖七殿中  
白衣觀音沉香爲軀坐大圓鏡中鏡大可尋丈  
入後殿庸之君房建初已先在午齋僧寮齋後  
登舟舟凡三一大二小大以載客小以載酒及  
僮子輦明州海濱澤國亂流爭趨其治水之法  
因形創制紛紛別名鑿而瀦之曰陂疏而導之  
曰渠障而高之曰堰隄而石之曰碶樞而運舟  
曰壩以時停決曰閘方舟連絡車徒並濟曰浮  
橋是行三十里過一碶一浮橋二堰而後達茂  
嶼山房尚書公別業也門左琴山上有步虛亭  
坐久之孺穀邀入後圃寒澗在門梁石而渡小  
山幽靚花木娟娟亭曰品山沈嘉則所命名也  
園公言數日前虎來踞亭中客俱恐入山房看  
門前白蓮初開香氣中人酒皆醒是夜宿山房  
雨大作孺穀訂客明日雖大風雨必遊湖初四  
日朝饔後發舟先至莫枝堰留大舟於堰上以  
二小舟過湖東行湖名東錢又曰萬金山昏水  
亂濃丹淺碧不知凡幾十重余心已默賞孺穀  
在中流問此何如西湖余故謂東施效顰耳孺

穀大呵不肯下諸君相顧絕倒青鸞大如鶴群  
翔碧藻間鳥鳳鵠身黃嘴黑光如漆皆吳中所  
無余心異之不爲問以待客自名始得識蓋恐  
孺穀揶揄我也諸君知之則又大笑叅軍指前  
堰人家喬木重重皆史氏史出宋丞相彌遠彌  
遠援立理宗權寵震代由父浩以降蟬聯黃閣  
者五世其三世皆生封王墳墓悉在湖中雲仍  
至今稱鼎族家家有珍木麗石皆平泉遺物也  
泊舟登霞嶼嶼在湖心四面皆斷中有補陀洞  
天史丞相時大母葉夫人目盲欲浮海叅大士

史虞涉險鑿此洞侍葉來遊給云補陀因以爲  
名洞深百步前後通行寺屋盡傾惟一有髮僧  
在飲酒數杯而下問大慈路久之乃得艤舟雨  
大作流泉橫道僮子皆有難色余攝衣自持一  
蓋袖中皆作泉聲道傍石表離立問皆史氏殘  
塚行三里至大慈過史丞相墓墓前穹碑斷裂  
雨甚不可讀冒雨入墓門松關再折始見華表  
作石筍形湖石爲跌色深紫石馬繡鞍繁纓昂  
首欲嘶又上小屋廈暗龕像梁間凡四浩彌遠  
父子婦姑也像才二尺冕旒雉衣尚具王者威

儀木主數十錯其中不能一一問葬地半畝石  
垣四圍不廣而堅石將軍二石翁仲二雕刻如  
絲皆非今制可及宋柏二人圍之不盡沉沉半  
黑石爲闕門樹生其上拱矣雙塚相並衛王夫  
人合璧其中正德間爲盜詹檢尸所發寶玉  
盜盡出其屍鬚髮如戟史氏裔孫爲蓋藏之嗚  
呼東園梓趾黃腸題湊之屬乃不能自衛殘骸  
安用銅南山石爲哉與孺穀把臂爲歌去入大  
慈寺門外亦有石塔七大過補陀而圯其一塔  
下萬工池史氏所鑿寺爲史功德院賜田踰萬  
畝今爲豪家奪去尚存什之三從僧家竹厨然  
松薪燎衣盡乾乃出坐方丈僧不貧能炙鵝飯  
客皆田所入也宋殿悉燬新建者茅茨無足觀  
飯後出讀史王墓碑文撰丹書皆出理宗睿製  
今破碎不可收拾僧言少年及見詹氏發墓時  
知碑下有金丸并掘之碑仆如雷林谷皆鳴是  
夕宿僧顯房山深虎多門早閉大雨達旦僧俗  
不能持課鐘磬爲之無聲余及諸君對窓裏青  
山自相憇藉而已初五日雨庸之邀過其墅道  
上鴻澗比來時十益其五客不能行者借僧家

馬騎去余復持蓋取故道入舟行數曲得叅軍  
墅命僮子摘雨中楊梅出酒飲客讀孟浩然詩  
自謂風流不減舟還出梅梁堰雨益作客皆倦  
臥蓬底順流及郭猶未暮艤舟李山人庄登陸  
邂逅屠田叔田叔父中丞公嘗開府吳中爲尊  
官而田叔蕭然如寒士不問不知其爲中丞子  
庸之君房平叔皆別去余與建初孺穀入城孺  
穀憊甚過寺門不能入竟去寺僧手刺三言方  
別駕周中丞余太史來顧皆不值初六日方余  
兩君招燕並固辭司馬公遺詩來邀遊武陵庄

余先訪司馬辭武陵之招繼訪中丞太史太史  
方過余寺中中丞亦不遇又訪方君問何爲見  
知云自李舍人所顧余倦倦有傾蓋之誼方嶺  
南人相國文襄公仲子以敘自乞外補翩翩有  
鳳毛知余行急不能留命所乘木蘭爲送約八  
月過吳當來下榻歸寺趣裝屠田叔見過庸之  
君房來問行色寺僧懃公治酒送別留共坐良  
久乃散與孺穀偕訪田叔門庭蕭寂似其爲人  
張君孺爲余送別將赴其招歸寺欲少休周屠  
二中丞皆來訪送客出門便與建初過君孺家

聞縣鼓十刻始別方君送舟至又送酒來寺中  
不能復飲觴寺僧及賞僮子皆沾醉是夜大雨  
雷電初七日雨行李早發君房孺穀兄弟皆來  
送孺穀諸君載酒要建初先出西門余買輿訪  
屠中丞中丞出鎮時余爲諸生去今十二載  
中絲不爲添爲余設賓禮遜謝不敢當而中丞  
意殊歉歉故盛德人也出過周中丞留飲贈詩  
乃別入舟雨暴甚諸君待良久冒雨解維二十  
里送至壩上爲別衆皆黯然自厓而返建初以  
同行獨留青衫盡濕余甚爲之淒其晚宿壩上

夜半乘潮過丈亭初八日雨姚江增濶數尺江  
上山半入雲中如白幘幕巾下羃綠鬚處處流  
泉並出水銀匹練空中亂垂比來日風景益奇  
夜泊姚江驛石樸如林兩城夾河舊城縣治新  
城李相公所居初九日大雨姚江驛發舟龍泉  
嵐氣盡在雉堞之上望孫忠烈祠拱立而過江  
橋湍水盤渦千尺爲機度縹始得進舟師顏色  
如土夜過中壩水高一丈雨晴微月磧聲怒激  
若干雷殷作石樞爲水衝落壩人烈炬築杙數  
十裝艤艤易以新組又益添舟人邪許沸地夜

分乃上信矣如升天也初十日雨晴舟中作書及留別詩謝明州諸君爲詩酌方別駕詩成達曹娥驛渡江甚平往來不一遭其鐵面幸矣幸矣過曹娥遣方君舟人還買舟過陶家堰蒼龍挂南海中白日雷電甚靈恆舟中人皆倚柂而觀久之始滅暮抵紹興郡溪清木茂山水名都石壁插江二三里如翡翠舟行手捫綠蘿而過月下過蓬萊驛篤師夜行十一日早達蕭山雨復作到西興小晴萬壑齊赴江流頓高買大舟渡錢塘江海門在煙中不可見入杭城楊梅滿

市問價甚賤欲就顧丈衙齋飽食以病作還舟中夜有微月十二日艤舟得勝壩檢校行李遣顧杭州隸歸并問張觀察玄超尚未至雨復大作晚出關門十三日晴泊崇德十四日泊平望十五日午還家是行也自五月十二壬寅迄六月既望甲戌爲日三十有三自姑蘇閶門迄寧波東錢湖爲程九百里有奇所歷分野二吳越郡五蘇州嘉興杭州紹興寧波邑十六長洲吳興秀水崇德桐鄉錢塘仁和蕭山山陰上虞會稽餘姚慈谿鄞江六吳江錢塘曹娥姚江慈谿江

甬江湖四西湖闢湖月湖東湖谿一剡間一三

清關一碶一北新雲龍壩五德勝中壩下壩大

新小新堰三陶家莫枝梅梁名山登者十寶石

孤山南屏吳山閣峯大寶茂嶼琴山震嶼大慈

其無名與名而不及登者不可數舊刹遺祠洞

天名蹟古人墓隧過而題者十四垂虹大佛岳

墓林和靖墓昭慶蓮花居淨慈蘇堤紫陽菴寶

雲賀監祠補陀洞天大慈史丞相墓甘過而無

題者不可數所遇賢士大夫名流淨但之屬廿

有二王青州伯仲陸海豐黃秀才莫山人李會

人顧杭州秦觀察袁尚寶張孺穀徵孺君孺包

參軍余君房張尚書張平叔李山人周屠兩山

丞席雨叔方別駕僧懶公溢先一人袁文榮公

期而不至一人張觀察往來皆不值者一人余

太史丙仲所見神物三青鸞鳥鳳蒼龍詩凡七

十四首文一首

# 延陵吳氏蕭疎齋題

## 客越志卷上

客越志卷下

姬吳王穉登撰

詩

將遊甬東王青州伯仲見過作

主人出門去客子入門來主人爲客留若下花  
前開借問客謂誰東海王青州一雙明月珠夜  
照滄溟流人言王家太蠻直灌夫醉罵程不識  
我謂王家無世情孔融爾汝禰正平烈士肝腸  
鐵一片安能盡逐時人面時人面好心如雲白  
衣蒼狗須臾變問我馬何白問我車何素知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兄弟有心者我爲悲辛述其故前年射策遊都  
下腰佩劍緜騎瘦馬黑裘半敝難告人朱門欲  
謁無知者汝南相公識我早握手交歡盡傾倒  
此日郗超真再生當時項斯何足道吟成五字  
愈頭風奏罷一篇稱麗藻尋常未遇不自憐及  
至相逢方覺好傾都聞知聲噴噴紫闈金門皆  
接席殿中薦作校書生槁上推爲題柱客刀環  
築開司隸門馬蹄闌入金吾宅灑陵醉尉不敢  
呵半夜彈箏洛陽陌從來人事有變遷從來結  
交無百年我旣還家相公沒長齋繡佛學逃禪

貝樹爲菴深巷裏芙蓉起塔小堂前翟公門第  
寒如水薛公賓客散如烟千金寶劒何人是一  
束生芻若箇邊今朝絮酒兼炙鷄明日千山與  
萬谿別君不是無雙淚留向陳蕃墓上啼

重過寶帶橋寄德安令殷君

郎官出宰日橋上別匆匆舊惜星俱去今憐月  
不同香爐千里外瀑布九江中流出桃花色河  
陽有路通

垂虹亭對月與管建初二首

一片星橋色蒼茫接具區行人問酒價縣令課

魚租月出樹皆綠風吹湖半枯還將知已事獨  
對管夷吾

蘭橈繫夕曛月出水紛紛亭子白虹半江光烏  
鵲分不知何處笛只隔一重雲今夜嫦娥意清  
光多爲君

嘉興夜泊

樓船旗鼓舊征夷攜李城邊屢出師河遠戰場  
俱是箭雨當蠶月盡如絲寶刀亂後條桑用白  
馬功成負米騎來泊闔閭軍敗處越人猶自笑  
吳兒

宗將軍戰場十首

月黑畊人語隔河見白馬知是精靈歸來向廟  
門下

河邊枯髑體金鏃射爲窟入時何太深碎骨始  
得出

圍中鼠雀盡城裏日傳食爲鬼已滅賊何時滅

賀蘭

本謂江南樂佩刀居帳下漁陽佽飛士無一生  
還者

將軍空血戰中丞深閉門桐鄉城北路流水沒

孤屯

故劒不可收姓名刻劒匣瑟瑟白楊根虛空葬  
金甲

射盡白羽箭戰士不肯去春來草痕赤舊日流  
血處

有家全募士無骨可封侯負却生時相班超是  
虎頭

結髮爲飛騎相從霍冠軍征南諸將士枯骨論  
功勳

沙場大黃弩將軍在時射賊人得之驚一挽一

百石

石門道中懷家兄有年

不遠家山色頻歌行路難桑柔俱是女柳短未成官雨裏孤舟澁江南五月寒石門花萼近相過問平安

石門奉別家兄

江市南頭雨亂飛匆匆相見便相違姜肱愛弟情難遠劉仲謀生事豈非剽俗魚鹽多帶劖農家桑柘半無衣西堂夢裏勞相憶肯爲山川久不歸

舟中與建初話舊

十載行藏半未齊。聞君論舊益淒淒。汗從何晏  
朱衣拭。書覓羊欣白練題。歌是竹枝容易和。淚  
成珠子不輕啼。干將已是徐君劍。明日扁舟下  
剡溪。

石門曲三首

採桑復採桑。蠶長桑葉齊。妾住石門東。郎住石  
門西。

蠶成桑葉空。門前青苧長。一半織郎衣。一半結  
魚網。

賣絲家復貧。哭解紅羅襦。將絲貰妾淚。可得作  
明珠。

塘搘

水濶雨溟溟。飛帆去不停。人聲兩厓斷。魚市一  
江腥。雲已辭吳白。山初到越青。侯生數行淚。千  
里弔玄經。

錢塘夜泊

孤舟三日雨淙淙。夜泊錢家舊建邦。桑過石門  
青拂枕。水經構李篋。舍窓六橋花盡休。携酒五  
月潮平好渡江。此去報恩慚烈士。匣中龍劖氣

難降

送陸丈移官海豐丞

官舍有餘清無言政未成頭從湖上白水在橐  
中輕過曾無魚食歸吳借馬行簿書期儻暇一  
問濟南生

大佛寺 相傳秦皇繫舟石

孤峯成色相片月俯湖中昔繫君王艦今爲佛  
子宮面寒山氣在頭綠蘚痕叢莫問秦朝事禪  
心本自空

岳穆武王墓

松柏前朝墓湖波綠染門腸堪千古斷骨有一  
坏存烈士人間淚孤臣地下魂南枝豈無意猶  
似爲中原

孤山謁林和靖墓

玉骨舊埋處草堂今半蕪橋名堤上六山色水  
中孤墓在梅俱落神歸鶴可呼青蘋不用薦門  
外是西湖

昭慶寺

兵燹袈裟地壇場一度新佛當興廢刲禪問去  
來因市酒僧能戒湖桑寺不貧平生病居士來

作社中人

藕花居訪余太史不值

白蓮誰結社十里訪君行載鶴湖中去留僧竹  
裏迎看花思寶炬採葉問金莖從此藏書後山  
將太史名

淨慈寺簡管建初

下馬湖邊寺來參五百尊白蓮依淨社朱塔對  
慈門水學禪心定雲將佛面昏不能借勝侷何  
以憇羈魂

蘇公堤

芳草路萋萋蘇公舊日堤惟餘數柳臥無復一  
鶯啼短艇迷蓮葉輕輿勝馬蹄蕭蕭六橋影斜  
日自東西

李舍人孤山草堂坐雨

筍輿行過斷橋來樓上銀釕水上開白鳥數行  
猶似鶴青山五月已無梅雨昏不辨絲千縷湖  
綠渾疑酒一杯幾欲題詩題未得舍人元是謫  
仙才

贈顧杭州貞叔

才高誰識顧君平身着青袍世所輕楊柳不曾

湖上看芙蓉元在幕中生馬頭雲斷家山色官舍潮連夜雨聲流水白雲心盡折丈夫辛苦爲微名

秦觀察招燕衙齋不赴代簡

東書騎馬去蕭蕭折簡深慚憇寂寥總爲青山元不住從開白社亦難招花當綉斧寒無色柳近霜臺夏已凋明日還尋嚴子宅聞君曾說富春潮

逆旅書懷寄童子鳴

一片清冰在玉壺爲君求價至今無魯連何必

諸侯貴季布空將一諾孤玉獻楚王元是石瑟過齊國不如竽還家好泛扁舟去同載紅妝下五湖

織錦辭寄侍兒

燈前織錦雨吹窓忽憶行人未渡江織出鴛鴦才一半待郎歸日始成雙

太虛樓呈顧杭州

黃金不惜起高樓云是當年孫仲謀楊柳曾經過五馬桃花無復識諸侯城中樹白千家夕湖上山寒六月秋莫道風流無繼者尊前今有顧

杭州

紫陽菴丁真人祠

丹壑斷人行琪花洞裏生亂厓兼地破群象逐峰成一石一雲氣無松無水聲丁生化鶴處貌骨不勝清

渡錢塘江

錢塘到曉渡寒霧綠纖纖潮色全隨月江流盡是鹽不知衣袂濕惟有淚痕添何處陳蕃榻傷心老孝廉

夜過山陰二首

一曲清溪一曲歌風流其柰昔人何暮山非雪看皆白流水如琴聽亦多謝墅無棋那可賭蘭亭有酒且相過盤飧莫笑茅容饌明日書成好換鵝

剡溪新水綠漫漫魯酒銀罍并作寒白日無多容易落青山一半不曾看千年自欲同徐稚五月非關訪戴安不是風光堪應接舟中何得客愁寬

夏至日渡曹娥江

會稽逢夏至朝日散群峰問路有千里渡江非

一重空山祠粉黛荒塚葬芙蓉寂寞無人問曹  
娥與蔡邕

會稽道中

江東名郡古無雙處處青山照玉缸竹箭一流  
明客枕芙蓉兩岸夾船窓清猿夏斷稽山廟急  
雨朝平孝女江此地何須欲淪落買臣頭自始  
爲邦

過姚江三首

白雲丹嶂路盤盤千里都從枕上看何必雪中  
堪訪戴青山五月自生寒

日日清江日日山看時曲曲聽潺潺誰言江水  
如衣帶不繫鄉心一夕還  
山縣行來不見花扁舟一葉小如瓜柔腸已作  
千迴結莫笑江流曲似蛇

哭袁相公二首

淚痕如雪薦生芻千里風塵酒一壺伯道遺孤  
安得有中郎少女亦曾無麒麟乍刻惟新塚烏  
鳥空啼是別雛生事蕭蕭何必問坂田畊石半  
無租

鶴飛蟬蛻總成塵欲報明珠未得伸山上杜鵑

花是鳥墓前翁仲石爲人黃腸 詔出東園賜  
白骨家餘南巷貧爲問翟公門下士死生誰箇  
見情真

袁尚寶招飲闢湖書院

謝公花滿墅身後得來看星落山川死書藏松  
桂寒雨中湖闢潭門下客任安小阮能如叔依  
然舊日歡

寶雲寺坐雨與張孺穀

麝鹿千年弔越臺水深山曲樹縈迴星依慧日  
偏能聚雨爲慈雲故未開逆旅相逢我馬白悲

歌忽憶野鷹來勞君結襪心徒在多病王生愧  
不才

賀監祠

下馬讀殘碑來過賀監祠此邦多綠酒何處問  
金龜狂客已隔世仙人今爲誰惟餘湖水色猶  
似乞歸時

包參軍江樓燕集

青山到門處訪爾暮潮平渡向桃花入樓堪黃  
鶴名辭官住柳色留客坐江聲誰謂參軍老新  
詩是鮑生

大司馬張公席上作

一見偏勞到處稱憐才真有古人情風雲久已  
聞兵畧花木皆能識復聲家在東湖何必賜文  
如北斗不難成匣中三尺塵埋盡纔遇張華氣  
自生

張尚書茂嶼山房雨宿

松風謾謾水潺潺雨裏人家盡掩關堂有雲生  
名綠野門將花遠對青山揚亭只許候巴過陳  
榻長因徐稚聞此地山川渾似繡不須留客亦  
忘還

雨中同諸君遊東錢湖

亂厓層壑水粼粼一見魚舟一問津脩竹到門  
雲裏寺流泉入袖雨中人地從南渡多遺恨湖  
比西家亦效顰酒似鵝黃人似玉不須深歎客  
途貧

補陀洞天史丞相所鑿

孤嶼補陀名渾疑海上行渡湖靈境得鑿石洞  
天成波浪僧常住魚龍佛放生黃扉與白社一  
種劫灰平

雨宿大慈寺

破殿丹青盡鐘聲不可聞萬山僧是主一榻虎  
爲群接竹飲瀑布明燈宿白雲檀那丞相墅積  
雨壞孤墳

史丞相墓

石馬無精靈雕形爲鶴鶴石人寒雲中苦菜生  
衣裳一坏青松根漠漠成荒岡借間葬者誰云  
是史衛王當其初葬時威儀何煌煌東園出秘  
器題湊以爲藏崔魏僭陵寢高者如帝皇千年  
寶玉氣上有青霞光匹夫夜覘之執兵發玄房  
丘壑皆哀鳴鬼神亦彷徨何不鑿南山萬世錮

黃腸豐碑天人書零落無成行豈無雲仍孫相  
視徒悲傷我聞箕山塚過者不能忘樵蘇莫敢  
侵俎豆常馨香始知人爵榮不如清風長陵谷  
有變遷清風無存亡嗟嗟後來者樹德乃其良

答周中丞

手持黃鉞靖江藩薏苡明珠不必論頭白還家  
仍吐哺官貧高枕任流言蛟龍獄邸鋒曾出軼  
蝶王家閣尚存他日詩成多寄我鯉魚元不隔

吳門

答方別駕

湖海相逢氣自親論交何謂白頭新棠陰匝郡  
能爲政蘭槧浮江肯借人客裏從誰賦鸕鷀名  
家元自出麒麟歸時預掃花間榻君到吳門問  
隱淪

留別管建初

與君同逆旅而我獨還鄉不論歸先後同爲路  
短長江魚石首鱠地主畫眉郎莫以能留客瓜  
時未促裝

奉贈屠中丞

曾向轅門立劍傍十年今日始登堂黃金不問

新名將白羽渾忘舊戰場庭下樹餘開府柏鏡  
中頭是昔時霜英雄成敗何須論莫負東山酒  
一觴

壘上留別張孺毅二首

鶩鳥雖累百不如一鶲好群芳徒娟娟安能及  
朱草靈物不世出衆目眩奇寶烈烈張孺生英  
英躍海島島中照夜珠明月光浩浩自從生君  
後瓊瑣不足道結君一十載相逢恨不早平生  
重然諾爲我乃傾倒送我於海壠把臂心依依  
依依亦何爲似恨見面稀不恨見面稀所恨知

心違須臾隔雲漢焉得不沾衣

銛鈎龍雀刀爍爍棠溪鐵潺潺床頭泉皦皦袖  
中雪層層赤電影淋淋白蛇血脫君匣間佩就  
我腰下結贈我豈無意可以助俠烈平生國士  
心對面爲之熱黔首何紛紛所貴者豪傑豪傑  
狗知已豈爲衆人說干將刈園葵不如土中折  
服之虹霓生慷慨與君別

別余君房

吹竹須吹簫吹簫鳳凰音彈絲須彈琴彈琴山  
水深羌管胡琵琶聽之淒以沉但知娛人耳不

知傷人心大雅不可作處士爲悲吟悲吟亦徒  
快激烈不可任君本握芳蘭盈盈王者香勿慕  
龍與麝鬱鬱反其常良玉自溫潤不能掩清光  
層冰何燦爛其質乃寒涼莫以百鍊心化爲舌  
上剛與君日以遠不惜傾肝腸惠而能好我和  
以墳箋章

別張徵孺

穆矣張仲子珞珞懷縣黎韜光歛其英過者昏  
如迷誰知第五才乃與嫖騎齊與君十日交別  
我意淒淒執手零雨中臨河惜解携君本風雲

姿安得久蟠泥鳳鳥不受樊麒麟不服輓龍錦  
不製榜牛刀不割鷄志士苟未遇自古亦卑栖  
桃李雖無言終當自成谿

月下過中壩

月裏輕舟上急灘空中濕布捲簾看無風自覺  
衣裳薄始信瞿塘六月寒

過紹興

青苧孤帆蓮葉舟夜深行過碧溪流塗山玉帛  
千年事遠水寒雲滿郡樓

武林舟中見月懷建初

武林門外月如鉤乍出還遮不可留莫恤嫦娥  
光易散隨君今夜在明州

平望夜泊四首

魚鱗成石量桑葉論斤賣珍重絲網難家家月  
中曬

雨多楊梅爛青筐滿山市兒女當夕食嫣然口  
唇紫

月下壓酒聲將船繫楊柳明日到家近不須沽

居傍栽紫薇顏色鬪江霞我家庭下樹歸日正

一斗

還家作

游子江東倦行役還家登堂草盈尺花枝三樹  
四樹紅頭髮一絲半絲白囊中猶自有殘錢盡  
買楊梅飽食眠門外幸無騎馬客清香細雨佛  
燈前

文

祭袁文榮公文

嗚呼文悅爲容士悅忘死忘死者何以徇知已  
甲子之歲薄遊燕山黑貂蒙茸黃塵滿顏寶刀

天寒一尺雪片筑傍睥睨酒人勿踐未識項斯  
公何以稱一見握手歡如平生布衣來登平津  
之閣風動帳開郗超入幕丞相憐才書生薄命  
骨如垂楊馬卿善病我病公憂我差公喜公來  
問病病亦良已昊天不弔喪我嚴君峽猿三聲  
鄰家畏聞公曰王生成何益也勿以亡者而易  
生者臯魚淚絲沾袖成血生我知我寸腸雙結  
柳色折下青青可哀苟無相忘何日能來千里  
還家崩鬼碎魄貧里寢苦門外無客公病莫聞  
一日心動山川不隔蝴蝶入夢飛鴻喚喚雲裏

一札或沉或浮公胡不答馬上郵書公乞骸骨  
天言憫留勉旃藥物珍饌名醪銀釅翠金命  
醫絡繹詔使旁午寸疏涕泣恩深未忍柴

毀日削三上乃允

樓船渡河大星忽墜雲漢

夜黑流光入地去年端陽江雨江烟白幘哭公  
甘露寺前蓋棺事定橐裝如水旣爲公悲亦爲  
公喜輶車過門鷄黍不設非敢獨後以待臨穴  
昔公面命子定吾詩後世謂誰誰當相知陽冰

之托庶幾努力豈以貢泉負此白日浣灰以布  
濯錦以魚疇能益公盡此區區山水重重曹江  
禹門六月生芻揮汗來奔焚公之詩酌酒一斛  
公豈不知而不能讀匣中赤精丘壑自衛挂公  
墓木芙蓉憔悴烈士無淚淚爲明珠今日數行  
爲公目枯烏呼哀哉

延陵吳氏蕭疎齋雕



卷之六